

時值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之際，油畫《強渡烏江》等5幅貴州畫作，日前入選中宣部面向全國徵集黨史題材美術作品活動，並將由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下稱黨史館）集中展陳並永久收藏。

鮮為人知的是，《強渡烏江》從萌發衝動到最終落筆、定型成稿，並以如今的樣貌示人，作者前後花了超過40年時間。馬駿，當年的青年水電工、如今的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貴州民族大學美術學院基礎教研室主任和碩士生導師、貴州大學碩士生導師，在講述了這張畫背後的故事之後稱，某種意義上，這一歷時40餘年的創作過程，其實就是在崇山峻嶺和深切峽谷間追尋足跡，更是在教科書外重溫歷史現場、在細節中學習黨史並從中受到教育的過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亞明



●目前被中共黨史展覽館入選入藏的油畫《強渡烏江》，220cmX360cm，作者馬駿。



●油畫《解放貴州》，250cmX600cm，作者馬駿、王仕明、馬藝丁、侯薇、艾兆泉。

《強渡烏江》作者馬駿，值得一提的，這並不是馬駿唯一入選入藏的作品。由他牽頭、5人團隊創作完成的巨幅油畫《解放貴州》亦同時獲此殊榮。或許，不經意間創下了本次活動的某個第一或唯一，也未可知。

馬駿祖籍湖南，父輩早年在江蘇學習、工作，後來因工作原因舉家來到貴州貴陽。到馬駿這一輩，就算是土生土長的貴陽人了。家庭環境的熏陶，結果之一就是馬駿從小愛上了畫畫，想當「列賓」（俄現實主義畫派畫家）。高中畢業後，馬駿先後在幾家街道小廠當過翻砂工、泥水工、木工和粉刷匠，工作幾經變換，而理想不變。1978年，18歲的馬駿，終於被正式招工來到烏江，成為這裏一間水電廠的一名普通水電工，想當「列賓」的理想，依然如故。是工作地烏江兩字，直接激發了青工馬駿創作《強渡烏江》的最初衝動。

繪畫前考證歷史

說易行難。創作《強渡烏江》的知識儲備，主要是一部黑白膠片的同名電影、中小學課本的相關內容，和一部回憶錄式的紀實大書《星火燎原》。但當馬駿真正動筆的時候，第一個發現，就是此烏江非彼烏江。他工作的發電廠所在地烏江鎮，並不是當年紅軍強渡的地點——也是至今很多人的誤區，以為到了時稱遵義縣、現為播州區所屬的烏江鎮，就是到了當年紅軍強渡烏江的戰場。其實非也，紅軍當年強渡烏江具體地點，是距靈安縣城40餘公里、名為江界河的烏江的另一處渡口。

這一發現不免令青工馬駿有點沮喪。對他觸動更大的，是他此前對強渡烏江以及相關史實的了解，其實大多似是而非，這也直接促成了他對這一史實的追尋。雖然1980年馬駿就考取中央民族大學，走上專業畫家和藝術教育之路，但對相關史實的追尋，則成了他此後的「功課」之一，40多年從未中斷。在長期的踏勘、調研和資料檢索中，馬駿一步步重溫歷史現場。其間的發現之一，就是紅軍渡江的筏子，係採用江岸粗大的毛竹捆紮而成。據他研究，在紅軍軍史所載其它戰例中，採用竹筏渡江似乎是唯一的一次。這一細節，最終被描繪在油畫成品《強渡烏江》的畫面上，並在較為醒目和突出的位置被今天的觀眾感知。

順着馬駿的「導讀」，約20度俯視視角下的江面及其槍炮擊發的水柱和其間的人物——主要是強渡烏江的紅軍戰士——由近及遠、次第展開，兩者在整體畫幅上大約一半一半。在畫幅的右下角，在即將登上岸邊的紅軍戰士前面、腳下或身後，是清晰可見的竹筏。對，就是竹筏，就是這次紅軍強渡烏江的主要依託。也是馬駿逾40年「功課」留在畫面上的眾多細節之一。或許正是有了竹筏，馬駿版《強渡烏江》才與同題材畫作迥然有別，並成為其入選入藏黨史館的原因之一。

冷灰之上的一點紅

這一場被馬駿稱為黨史學習的漫長的追尋，給作品留下了若干逼近真實的細節描繪。而其黨史學習的「功課」沉澱，則更多體現在畫面上撲面而來的冷灰色調，以及冷灰之上的那一點紅——強渡烏江的紅軍的紅色軍旗。專家認為，正是冷灰及其之上的一點紅，逼近真實地還原了當時的歷史語境，並傳達出積極樂觀的信息。

畫面定格了紅軍從南岸向北岸強渡烏江的一個瞬間。紅軍的先頭部隊戰士已經踏上北岸的土地，大量的戰士還在冒着對岸敵人密集的炮火的破空而來。置於畫面左前方的那一面軍旗，已經污損變色，或許還有殘破，但在整體的冷灰之上，依然因強烈對比而奪人眼球。遠處還有幾點隱約的紅，那依然是軍旗。馬駿的本意，就是通過這些面積甚少、但對比強烈的紅色，傳達出崢嶸歲月中不滅的希望。

馬駿的這一初衷，係由他超過40年不間斷的「功課」不斷深化和明確。他了解到的相關史實，是湘江之戰後，急於突破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的中央紅軍，從8萬餘人銳減至3萬左右。歷經五次反圍剿來到貴州的中央紅軍，兵員和級指揮官也就在兩萬上下。強渡烏江之前，紅軍已在湘黔邊境召開的、史稱「通道轉兵」的「通道會議」，和在貴州靈安縣境內的「猴場會議」。正是這兩場在艱難行軍途中召開的會議，讓紅軍規避了鑽進國民黨軍隊事先布好的「口袋」並被全殲的劫數，才有了後來正式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領導地位、實現中國前途和命運偉大轉折的「遵義會議」。通道會議、猴場會議和遵義會議，應該就是強渡烏江這一場局部戰鬥發生的來龍去脈。而強渡烏江，就是決定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能否實現偉大轉折的關鍵一戰。

馬駿還注意到，紅軍入黔的時點是冬天，行軍的路線則盡量選擇敵人兵力薄弱的崎嶇山路，甚至是無路可走的深山老林，而此刻面對的，則是兩岸高聳的懸崖和湍急的江流，以及在對岸以逸待勞、嚴防死守的敵軍。所有這一切，都是馬駿選擇冷灰作為基調的考慮，也是還原歷史真實、再現崢嶸歲月的必然要求。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冷灰之上的那一點紅。雖然小，但畫龍點睛。這一點紅在畫面上的設色，首先是歷史細節的真實，紅軍有軍旗，這不言而喻。其較淺層面的寓意，無疑是紅軍最終成功強渡烏江的事實。而更深遠同時也是本質的寓意，則指向不久即將召開的遵義會議及其實現的偉大轉折，以及這一轉折所傳達的希望。

「神來之筆」的「超強帶入」

1949年11月15日，解放軍整隊入城，宣告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注重從宏觀層面把握歷史脈絡前提下，尤其注重從細節層面還原歷史語境，再次成為馬駿團隊創作巨幅油畫《解放貴州》的「不二法門」。

馬駿團隊首先考證了解放軍入城線路。即從當時尚屬貴陽城外郊區的油榨街整隊出發，沿



●國畫《婁山關大捷》，220cmX160cm 作者鄧永平，遵義市美術協主席。

新華路、大南門，經現在的郵電大樓進入時稱南京街、現在的中華路進城，最後到達中華北路的六廣門。現在定稿的巨幅油畫《解放貴州》，定格的就是解放軍行進在中華路上的某一個瞬間。

「神來之筆」同樣來自於馬駿團隊嚴謹的細節考證。馬駿團隊不無驚喜地發現，解放軍舉行入城式的前一天乃至往前再推一個星期左右，貴陽一直都是陰雨綿綿，正應了貴州「天無三日晴」那句老話。沒想到11月15日一覺醒來，居然雲開霧散，藍天白雲，正所謂「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

馬駿還特別考證了解放軍入城的時間起始節點，乃上午10時。彼時，初升的太陽，明快地打在人們尤其是行進中的解放軍戰士臉上、身上，也打在兩邊街道高處的建築物上，打在「貴州銀行」、「同濟堂」、「冠生園」、「阿嘛照相」、「樂益酒家」的牌匾或旗幟上，這些都是老貴陽耳熟能詳的百年品牌，有些還綿延至今。這一筆筆明快的陽光，無疑就是「神來之筆」，巧奪天工，點亮全篇。

「神來之筆」點亮了周圍的世界，並形成了強烈的「代入感」，觀眾不知不覺就回到了那個年代，甚至誤以為自己就在畫中，或者就是那個吹奏嗩吶的高坡苗胞，或者是燃放鞭炮的懵懂小童。



●馬駿在工作室。

一幀畫布之上再現崢嶸歲月
重返歷史現場



●馬駿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

記者手記

組織者潘聞丞：題材唯一和質量過硬同樣重要

「一人名下兩件作品同時入選入藏，這都是了不起的成績」，潘聞丞分析：「共同點有兩個，一是貴州在黨史格局及相關紅色文化版圖上的地位，決定了這些入選入藏畫作所表現題材的唯一性；二是我們的畫家並沒有躺在這些唯一性上，而是狠下歷史考證和細節還原的硬功夫、笨功夫，加上角度的唯一，超拔的創意，作出了質量過硬的一流作品」。

潘聞丞是貴州美術家協會的秘書長，直接負責本次徵集作品的組織和推送事宜。在他看來，如果從這批最終入選入藏作品所反映的黨史事件來看，大致可分為遵義會議之前和之後。總的來說，就是從偉大轉折到迎來解放這一宏偉進程。遵義會議之前的，無疑就是前述《強渡烏江》；之後的，應該就是國畫《赤水奇兵》和《婁山關大捷》。其中，國畫《婁山關大捷》作者係著名畫家、遵義市美術協主席鄧永平。談及《婁山關大捷》的唯一性，據鄧永平介紹，關鍵詞應該是「霜」和「雪」，和超過45度的高俯視角度，焦點則是戰鬥結束後以後行進的紅軍戰士，和路邊的沙袋。順着行軍方向延展，行軍線路彷彿一條從崇山峻嶺間跌落的九曲十八彎飄帶。畫作希望無限接近歷史現場，直追毛澤東主席以此為題材的著名明詩詞《清平樂·婁山關》詩意。畫作左前方極目處有一抹紅，鄧永平解釋，「這是晨光初現，呼應的是『大捷』，傳達的是希望」。誠哉斯言，以婁山關大捷為題材的作品所在多矣，而鄧版《婁山關大捷》，則以同一題材的獨特視角和獨

特意蘊勝出。無獨有偶。本次入選入藏的國畫《赤水奇兵》也並不是以題材的唯一性取勝。據作者沈寧波介紹，作品打破常規地以對角線方式構圖，希望以此製造出明顯的不穩定感以傳達高度的緊張感，以烘托和逼近四渡赤水的獨特戰爭環境。專家認同沈寧波的這一看法，認為正是這一打破常規的對角線構圖安排，讓沈版《赤水奇兵》與其它同題材作品根本區別開來。

沈寧波還提到，作品特意安排了擁擠的人、車、炮來增加緊張感、突然性和急迫感，這依然是對對角線構圖思路的強化和渲染，也是進一步呼應作品名稱「赤水奇兵」中的「奇」字。奇者，從天而降，突然出現，破空而來，而收奇效之謂也。

四渡赤水出奇兵，乃由遵義會議確立的黨和紅軍實際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的「神來之筆」。毛澤東本人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筆」。當時，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三個月的時間六次穿越三條河流，轉戰川貴滇三省，巧妙地穿插於國民黨重兵集團圍剿之間，不斷創造戰機，在運動中大量殲滅敵人，牢牢地掌握戰場的主動權，取得了紅軍長征史上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輝煌戰例。

也因此，以四渡赤水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尤其是美術作品不在少數，而沈版《赤水奇兵》的勝出，訣竅就在角度，就在打破常規的「對角線」。



●貴州美術家協會秘書長潘聞丞介紹組織、推送作品情況。



●油畫《圖雲關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200cmX500cm，作者宋次偉等人。

放大鏡 油畫《圖雲關》展現國共合作抗日語境

油畫《圖雲關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畫幅不僅有國際紅十字會標誌，而且在顯眼位置還出現了青天白日旗幟，而同時被中共黨史展覽館集中展陳並永久收藏。記者以為，該題材作品入選入藏本身，正在釋放若干積極信號。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胸襟和雅量，讓今天的觀眾得以全方位重回國共合作聯合抗日這一大視野的歷史語境。

作。總隊部常有千餘人，多時達2千餘人。

有報道指出，1940至1942年是救護總隊全盛時期，大小醫療隊發展到150個，醫務人員及各種輔助工作人員達到3420人(包括訓練總所)。救護總隊不僅在戰場上救護抗日將士，而且還協助駐地的地方衛生防疫部門撲滅當地疫情和開展環境衛生、防疫防病工作，並開設門診部為平民百姓提供醫療服務。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救護總隊不斷向各戰區派出戰地醫療隊，為抗戰軍民服務，足跡遍及各主要戰場。對艱苦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援助也十分得力，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畫作由近及遠布局當地特色茅草房，遠處的樹和林間的晨霧，位於後來被稱為森林公園的大環境氣息撲面而來，氣勢恢宏，特色鮮明。重回歷史現場，表明國際紅十字總會援華救護總隊始終被中國人民銘記。其對艱苦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援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天也沒有忘記。